

国人到此 低头致敬

中国·建川博物馆聚落

师永刚 刘琼雄 编著

新星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人到此 低头致敬 / 师永刚, 刘琼雄编著.
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8.7
ISBN 978-7-80225-400-8
I. 国… II. ①师… ②刘… III. 博物馆—历史文物
—简介—成都市 IV. K872.711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90210号

本书文物图片由建川博物馆提供, 摄影作者为平深

国人到此 低头致敬

师永刚 刘琼雄 编著

责任编辑: 许苏葵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原创和

设计制作: 汪 阁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×970 1/16

印 张: 16.75

字 数: 120千字

版 次: 2008年9月第一版 2008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400-8

定 价: 39.8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国人到此 低头致敬

中国·建川博物馆聚落

师永刚 刘琼雄 编著

新星出版社



国耻 国难

中华民族英雄纪念志

收藏国难国耻史的中国大型民间博物馆

上架建议：文化·博物馆

ISBN 978-7-80225-400-8



9 787802 254008 >

定价：39.80 元

国人到此 低头致敬

中国·建川博物馆聚落

师永刚 刘琼雄

新星出版社

国耻

国 难

一个国家的荣光

可以让十三亿人中每一个人去分享

而国耻

同样需要每个人都承担



侵华日军桐堡残骸

序

国耻与国难的收藏记忆



在博物馆院落门口的日军碉堡，可能是樊建川收集的最大的一个抗战文物：高五米，直径五米，壁厚约二十六厘米，重达数十吨。这是侵华日军留在天津的碉堡楼，工作人员把这巨大的水泥钢筋靶子，切成十几块，分装在卡车上，奔袭两千里运到安仁。樊建川说，在碉堡顶植绿，在瞭望口射击孔上栽花，寓意是不忘日军侵华的罪恶，同时珍惜和平。

和平与战争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，战争时期的人民期望和平，和平时期的人们同样不能忘记战争。中国人眼里的战争就是日本侵华战争，因为它离我们最近，因为它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的苦难最深，因为它至今还在不断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，因为他们对战犯的顶礼膜拜。中国人民不能忘记，“抗日”这个词在中国已经不是简单的对那段屈辱历史的纪念，不是简单的抵制日货，它已经是一种精神，一种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。

每年人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来祈祷和平，来诅咒战争，我一直都在做。我，一个普通商人，为了和平，收藏战争。

文物见证一个时代，文物记忆一段历史。为了和平收藏战争，为了未来收藏教训。

我真正走近抗战文物是因为一部电影——《血战台儿庄》。电影里川军师长王铭章将军的慷慨就义，惊天地泣鬼神。继而，一串数字让我震惊了：30余万川军以低劣的武器装备配以高昂的



士气出川御日，加上历年征集的壮丁，共有300万川人赴战。内心的震撼促使我必须做些什么！就此我开始收集、考证抗战文物，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和书籍。

我做文物收藏是1980年。之前在农村插队干体力活，杀猪、种菜、挑担，自己缝被子；那时我是个非常好的体力劳动者，能挑200多斤。19岁，参了军，“文革”最厉害的那几年，我在内蒙古一个穷僻的地方当兵，打山洞，抡大锤。整整四年不读书，和电灯、自来水等为代表物的城市生活绝缘。1980年的《解放军报》上还可以看到我“打二锤”比赛得奖的消息。虽然部队落户于荒原，但当上军人的荣誉感足以弥补物质匮乏的生活缺憾。我1979年开始收藏“文革”艺术品。1979年我考上了西安政治学院，算是进了城，并且有了工资，不过只有几块钱。变成了上衣有四个口袋的“知识分子”，就提醒自己要做个有趣味的人；加上回归车水马龙的都市，见到古玩市场，便开始收集文物。后来去重庆教书，工资高了，就到废品收购站去买，利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去收；90年代成都古玩市场的兴起是我收藏突飞猛进的开始。到我离开学院的时候，有了几只大纸箱子，算是我的“财产”吧！真正开始有规模地收藏，是我下海经商后。直到现在，建川博物馆聚落建成开放，我还是不断地在收集，由爱好变成了责任。

自1980年至今，我做文物收藏已有20多年了。我常常想：



一个国家的光荣，可以让13亿人中的每一个人去分享；而国耻，同样也需要每个人都承担。作为我来讲，经商有了一定资产有一点钱，就想做一点事，我这样做对我自己是一种满足，我自己的理想、愿望，对社会、大家也会带来一些帮助、好处，可以说是启发性的东西。

这些年来，在繁忙的商务之余，我奔波在全国及至全世界各地的文物市场，大街小巷，数十年的所得，终成大观。我几乎是倾尽所有，收集了800余万件藏品。

5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早已硝烟散尽，当年的战场已变为桑田。战争亲历者年届高龄，余者廖廖。这段战争史正在远离我们的视线。

我之所以把抗战文物作为收藏对象，缘于我的军人情结。我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日战士；我自己也曾有11年的兵龄。这种背景使我对于战争有一种天生的关注欲望。

父辈是在面对面拼杀中认识“皇军”的，我们这代人是在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小兵张嘎》等文艺作品中认识“鬼子”的；而我们的下一代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给他们的舒适，至于“日本鬼子”，仿佛只是遥远的传说。

日本侵华战争早已盖棺定论，但日本总有那么一部分人，不承认侵华历史，甚至篡改历史，为战争罪人鸣冤招魂；日本军国



主义阴魂不散。对此，我们既要理直气壮驳斥否认侵华罪行的言论，更应该把事实摆出来，事实胜于一切，这里的文物胜于一切。

侵华日兵荻岛静夫在当年日记里轻描淡写地说：今天我的将军给我发了一把刀，我想尝试一下它有多快，我把几个中国人的头给砍下来了。——这种历史能忘记吗？很难忘记。像这样的事情看了很多，所以我的血气很翻腾，实际上我特别赞同我们对历史应该记忆，但是我们的目的应该是面对和平。所以我收藏的宗旨是为了和平收藏战争。

战后，我们没有及时彻底地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，漫画式、妖魔化的宣传很难得到日本人民的理解。我们要让日本人认罪或者是认错，我们自己应该对我们自己有很深的自我检讨的能力，我想这是很多人的观点。

侵略就是一种最大的暴行，还有一个我特别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现在中日两国民间情绪的恶化，日本人反感中国人，中国人反感日本人，这种情绪在不断地变化和上升，这个问题令我非常担忧。为什么美国人、法国人、英国人可以交流，而恰恰中日两个亚洲国家这个战争过去60多年了，我们不能很好地交流。比如说我看过靖国神社，中国人实在看不下去，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看不下去。我们自己抗战博物馆，日本人来看的也不多，我觉得没有形成量。所以我建侵华日军博物馆的时候，一定全部收集日本